

第一章 内科医案

一、伤寒

一妇人伤寒瘥后，转成虚劳，乃前医下冷药损其元气故也。病人发热、咳嗽、吐血、少食。为灸关元二百壮，服金液〔1〕、保命〔2〕、四神〔3〕、钟乳粉〔4〕，一月全愈。

《扁鹊心书》

一人患伤寒，至六日，脉弦紧，身发热，自汗。太阴证也。先服金液丹，点命关穴。病人不肯灸。伤寒证惟太阴、少阴二证伤人最速，若不早灸，服药无功。不信，至九日泻血而死。

《续名医类案》

一人患肺伤寒，头痛、发热、恶寒、咳嗽、肢节疼、脉沉紧，服华盖散〔5〕、黄芪建中汤〔6〕略解。至五日，昏睡谵语，四肢微厥，乃肾气虚也。灸关元百壮，服姜附汤〔7〕，始汗出，愈。

《扁鹊心书》

宝鉴〔8〕曰：一妇人病伤寒，遇夜则见鬼，许学士〔9〕曰：“得病之初，曾值月经来否？”家人曰：“经水方来而病，作而遂止。”曰：“此热入血室，小柴胡〔10〕已迟，刺期门。”请善针者治之而愈。

《针灸聚英》

郭雍〔11〕治一人盛年恃健〔12〕，不善养，因极饮冷酒、食肉，外有所感，初得疾，即便身凉、白利、手足厥、额上冷汗不止、遍身痛、呻吟不绝、偃卧不能转侧、心神俱无、

不昏愤、不恍惚。请医视之，治不力⁽¹³⁾。言曰：“此证甚重，而病人甚静，殊不昏愤，身重不能起，自汗自利，四肢厥，此阴证无疑也。又遍身痛，不知处所，出则身如被杖⁽¹⁴⁾，阴毒证也。当急治之。”医言谬悠⁽¹⁵⁾，不可听。郭令服四逆汤，灸关元及三阴交。未知。加服九炼金液丹。利、厥、汗证皆少止。稍缓药艾，则诸证复出，再急灸治，如此进退者三。凡三日、两夜灸千余壮，服金液丹亦千余粒，四逆汤一二斗，方能住灸、汤药。阳气虽复，而汗不出，证复如太阳病。未敢服药以待汗。二、三日复大烦躁饮水，次则谵语、斑出、热甚。无可奈何，复与调胃承气汤。得利、大汗而解。

《名医类案》

余治一伤寒，昏睡妄语，六脉弦大。余曰：“脉大而昏睡，定非实热，乃脉随气奔也。强为治之，用烈火灸关元穴。初灸，病人觉痛，至七十壮，遂昏睡不疼。灸至三鼓，病人开眼思饮食，令服姜附汤。至三日后，方得元气来复，大汗而解。”

《扁鹊心书》

〔注释〕

〔1〕金液：即金液丹。由舶上硫黄熬化七次，再煅研而成。

〔2〕保命：即保命延寿丹。药有硫黄、明雄黄、辰砂、赤石脂、紫石英。

〔3〕四神：即四神丹。雄黄、雌黄、硫黄、辰砂研炙而成。

〔4〕钟乳粉：由石钟乳煅炙而成。

〔5〕华盖散：药有苏子、赤茯苓、桑白皮、橘皮、杏

仁、麻黄各一两，甘草五钱。为粗末。

〔6〕黄芩建中汤：药有桂枝三两，甘草三两，大枣十二枚，芍药六两，生姜三两，饴糖一升，黄芩一两五钱。

〔7〕姜附汤：由生姜、川附子炮炙后研末冲服。

〔8〕宝鉴：指《卫生宝鉴》。

〔9〕许学士：许叔微，字知可，南宋医学家。真州白沙人，曾任集贤院院士，故人又称他许学士。

〔10〕小柴胡：指小柴胡汤。治肝、胆经风热侮脾土，唇口肿痛，或寒热往来，或日晡发热，或潮热身热，或怒而发热胁痛，甚者转侧不便，两胁痞满，或泻利咳嗽，或吐酸苦水。药有柴胡一钱，黄连一钱半，半夏、人参各一钱，甘草五分。上姜枣水煎服。怒动肝火、牙齿痛、寒热，加山栀、黄连。

〔11〕郭雍：宋代医学家，曾著《伤寒补正论》。

〔12〕恃健：依仗身体健康。

〔13〕不力：没有效果。

〔14〕如被杖：好象被手杖所打那样。

〔15〕谬悠：作不恰当或错误解。

二、咳嗽

有一男子咳嗽，忽气出不绝声，病数日矣。以手按其膻中穴而应，微以冷针频频刺之而愈。

《针灸资生经》

施秘监〔1〕尊人〔2〕患伤寒咳甚，医告技穷，施检灸经，于结喉下灸三壮即差，盖天突穴也。

《针灸资生经》

一人病咳嗽、盗汗、发热、困倦、减食、四肢逆冷、六

脉弦紧。乃肾气虚也，先灸关元五百壮，服保命延寿丹二十九丸，钟乳粉二钱。间日，服金液丹百丸，一月全安。

《扁鹊心书》

一人暑月饮食冷物，伤肺气，致咳嗽、胸膈不利。先服金液丹百粒，泄去一行，痛减三分；又服五膈散⁽³⁾而安。但觉常发，后五年复大发，灸中府穴五百壮，方有极臭下气难闻。自后永不再发。

《扁鹊心书》

凌汉章⁽⁴⁾治里人病嗽，绝食五日，众投以补剂，益盛。凌曰：“此寒湿积也，穴在顶，针之必晕绝，逾时始苏。”命四人分牵其发，使勿倾侧，乃针，果晕绝。家人皆哭。凌言笑自若，顷之气渐苏，复加补始出针，呕积痰斗许，病即除。

《明史》

〔注释〕

〔1〕秘监：官名。

〔2〕尊人：父亲。

〔3〕五膈散：即五膈宽中散。药有白豆蔻二两，甘草五两，木香三两，厚朴、香附各十六两，砂仁、丁香、青皮、陈皮各四两。为末。

〔4〕凌汉章：凌云，字汉章，号卧岩，归安人，明代医学家，曾任太医院御医。

三、哮喘

舍弟登山，为雨所搏⁽¹⁾，一夕气闷几不救，见昆季⁽²⁾必泣，有欲别之意。予疑其心悲，为刺百会不效，按其肺俞，云其疼如锥刺，以火针微刺之即愈。因此与人治哮喘

喘，只缪肺俞，不缪他穴。惟按肺俞不酸痛者，然后点其它穴。

《针灸资生经》

有贵人久患喘，夜卧不得而起行，夏月亦衣夹背心。予知是膏肓病也，令灸膏肓而愈。

《针灸资生经》

〔注释〕

〔1〕所搏：所淋。

〔2〕昆季：兄弟。

四、痰火

己巳岁〔1〕，蔡都尉长子碧川公，患痰火，药饵不愈。辱〔2〕钱诚斋堂翁，荐予治之。予针肺俞等穴愈。

《针灸大成》

〔注释〕

〔1〕己巳：隆庆三年（公元1569年）。

〔2〕辱：诚蒙。

五、饮

张子和〔1〕曰：有一妇人年三十余，病滑泄经年，皆云虚中有积，以无忧散，五、七日一服，至二十服不效。又服缠积丹、软金丹诸药，皆不效。其人服药逾速，病势逾甚，饮食日减。人或谓曰：“此休息痢也，宜灸中脘及左右穴也，下气海及膀胱穴，以三里引之。每年当冬至日、夏至日灸之。前后计万余壮。”忽门外或者曰：“此病我屡识，盖伤饮之故。即日桃花正开，俟其落时，以长棘针刺之，得数十次。勿犯人手，以白面和作饼，文武火烧令熟，

嚼烂以米饮汤下之。”病人如言服之，不一二时，泻如倾。前后六七日，计数十行，昏困无所知觉，惟索冷水，徐徐而饮。至六七日少省后，食日进，神日昌，气血日和，不数年生二子。

《续名医类案》

〔注释〕

〔1〕张子和：张从正，字子和，睢州考城人，金代医学家。著有《儒门事亲》。

六、头痛

有士人〔1〕患脑热痛，甚者自床投下，以脑柱地，得或冷水粗得，而痛终不已。服药不效。人教灸囟会而愈。热痛且可灸，况冷痛乎。

《针灸资生经》

嘉祐〔2〕初，仁宗〔3〕寝疾，药未验，间召草泽医，始用针自脑后刺入，针方出，开眼曰：“好惺惺。”翌日圣体良已。自尔以目穴为惺惺穴。经初无此名。或曰即风府穴也。

《续名医类案》

东垣〔4〕曰：“先师洁古〔5〕病苦头痛，发时两颊青黄、眩晕、目不欲开、懒言、身体沉、兀兀〔6〕欲吐。此厥阴、太阴合病，名曰风痰。灸侠溪，服局方〔7〕玉壶丸愈。”

《针灸聚英》

娄全善治一老妇人，头痛岁久不已，因视其手足，有血络皆紫黑，遂用三棱针尽刺出其血，如墨汁者数盎。后视其受病之经刺灸之，而得全愈。即经所谓：“大痹为恶，及头痛，久痹不去身，视其血络，尽出其血是也。”

《续名医类案》

予少刻苦，年逾壮则脑冷，或饮酒过多，则脑疼如破。后因灸囟会穴，非特脑不复冷，他日酒醉，脑亦不疼矣。

《针灸资生经》

〔注释〕

〔1〕士人：读书之人。

〔2〕嘉祐：即嘉祐年（公元1056年）。

〔3〕仁宗：即宋仁宗赵祯。

〔4〕东垣：李杲，字明之，自号东垣老人，河北正定人，金元四大家之一。

〔5〕洁古：张元素，字洁古。易州人，金代医学家。

〔6〕兀兀：指食物上冲。

〔7〕局方：指《和剂局方》。

七、心脾痛

荆妇旧侍亲疾，累日不食，因得心脾痛，发则攻心痛，以药以灸遍无效，用火针微刺之，不拘心腹，须臾痛定即起矣。神矣。

《针灸资生经》

张仲文疗卒心痛，不可忍，吐冷酸水。灸足大趾、次趾内横纹中各一壮，炷如小麦，立愈。

《针灸资生经》

罗谦甫治江淮漕运使崔君长子，年二十五，体丰肥，奉养膏粱，时有热证。因食凉物、服寒药，至元庚辰秋，久疟不愈。医用砒霜截药，新汲水送下，禁食热物，疟不止，反加吐利，腹痛肠鸣，时复胃脘当心而痛，屡医罔效。延至次年四月，因劳役烦恼，前证大作。罗诊之，脉弦细而微，手足稍冷，面色青黄不泽，情思不乐，恶烦冗，食少，微饱则

心下痞闷，呕吐酸水，发作疼痛，冷汗时出，气促，闷乱不安。须人额相抵而坐。内经云：“上气不足，头为之苦倾，中气不足，溲便为之变，肠为之苦鸣，下气不足，则为痿厥心惋。”又曰：“寒气客于胃肠之间，则卒然而痛，得炅乃已，炅者，热也。”非甘辛大热之剂则不能愈。为制扶阳助胃汤：炮干姜一钱五分，人参、草豆蔻、炙草、官桂、白芍各一钱，陈皮、白术、吴茱、益智各五分，炮熟附子二钱，姜枣煎。服三帖。大势皆去，痛减过半。至秋先灸中脘三七壮，以助胃气。次灸气海百余壮，生发元气，滋荣百脉。以还少丹服之，则善饮食，添肌肉。明年春，灸三里二七壮，乃胃之合穴也，亦助胃气，又引气下行。春以芳香助脾，育气汤加白檀香，戒以恣忿室欲，慎言节食，一年而平复。

《古今医案按》

义乌〔1〕令〔2〕病心痛，垂死。明甫〔3〕视之，曰：“有虫在肺下，药力所不及，惟砭之可愈。”乃始谓于背上点穴，密取水以喷之，令方警而针已入，即而腹大痛，下黑水数升，虫尽出。疾遂愈。

《嘉兴府志》

〔注释〕

〔1〕义乌：县名。

〔2〕令：指知县。

〔3〕明甫：李明甫，宋·东阳人，善医，尤精针法。

八、腹痛

甲戌〔1〕夏，员外〔2〕熊可山公，患痢兼吐血不止，身热咳嗽，绕脐一块〔3〕，痛至死〔4〕，脉气将危绝。众医云：不可治矣。工部正郎〔5〕隗月潭公素善，迎予。视其脉虽

危绝，而胸尚暖，脐中一块高起如拳大，是日不宜针刺，不得已，急针气海；更灸，至五十壮而苏〔6〕，其块即散，痛即止。后治病，痢愈治嗽血，以次调理得痊。次年升职方〔7〕。公问其故。予曰：“病有标本，治有缓急，若拘于日忌〔8〕，而不针气海，则块何由而散？块既消散，则气得日疏通而痛止脉复矣〔9〕。正所谓急则治标之意也。公体虽安，饮食后不可多怒，以保和其本；否则正气乖〔10〕而脏气盛，致脾土受克可计日而复〔11〕矣。”

《针灸大成》

赵运使夫人年近六十，三月间，病脐腹冷痛，相引肋下。痛不可忍，反复闷乱，不得安卧。乃先灸中庭穴，在膻中下寸六分，陷者中，任脉气所发。灸五壮，或二七、三七壮。次以当归四逆汤。以当归尾七分，炮附子、官桂、茴香、柴胡各五分，芍药四分，茯苓、元胡、川楝子酒煮各三分，泽泻一分，水煎温服。数服而愈。

《名医类案》

赵从先治保义郎顿公，苦冷疾，时方盛暑，俾就屋开三天窗，于日光下射处使顿公仰卧，操艾遍铺腹上，约数斤；移时光透脐腹，不可忍。俄而腹中雷鸣下泻，口鼻皆浓艾气乃止。明天复为之。如是一月，疾良已。乃令满百二十，气宿痾如洗，壮健如少年时。赵曰：“此乃真人秘诀也。世人但知灼艾，而不知点穴，又不审虚实，徒受痛楚，损耗力。日者，太阳真火，艾即遮腹，徐徐照射，入腹之功效大。五、六、七月最佳。若秋冬间，当以厚艾铺腹，蒙以棉衣，以熨斗盛炭火慢熨之，以闻浓艾为度。亦其次也。”

《续名医类案》

予旧苦脐中痛，则欲溏泻，常以手中指按之少止，

或正泻下，亦按之，则不痛，它日灸脐中，遂不痛矣。

《针灸资生经》

罗谦甫〔12〕治真定一士人，年三十余，肌体本弱，右肋下有积气，不敢食冷物，觉寒则痛，或呕吐清水，晕眩欲倒，目不敢开，恶人烦冗〔13〕，静卧一二日。及服热辛之剂，则病退。延至初秋，因劳役及食冷物，其病大作。腹痛不止，冷汗自出，四肢厥冷，口、鼻气亦冷，面色青黄不泽，全不得卧，扶几而坐。又兼咳嗽，咽膈不利，与药则吐，不得入口。无如奈何，遂以熟艾半斤，白纸一张，铺于腹上；纸上摊艾令匀。又以葱葱数枝，批作两片，置艾上数重。再以白纸覆之，以慢火熨斗熨之。冷则易之〔14〕。觉腹中热，腹皮暖不禁，以鞞三多缝带襜〔15〕系之，待冷方解初熨时，得暖则痛减，大暖则痛止。至夜得睡。翌日〔16〕，再与对证药服之，良愈。

《名医类案》

覃公，四十九岁，病脐腹冷疼，完谷不化，足肘寒逆，精神困弱，脉沉细微。灸气海、三里、阳辅，三日后，以葱熨〔17〕灸疮，皆不发。复灸数壮，亦不发。十日后，全不作脓，疮干而愈。

《针灸问对》

〔注释〕

〔1〕甲戌：万历二年（公元1574年）。

〔2〕员外：员外郎。官名。

〔3〕绕脐一块：环绕肚脐有一硬块。

〔4〕死：指昏过去。

〔5〕工部：官署名。正郎：即郎中，官名。

〔6〕苏：苏醒。

〔7〕职方：官名。

〔8〕日忌：忌针日。

〔9〕复：恢复正常。

〔10〕乖：错乱。

〔11〕复：复发。

〔12〕罗谦甫：即罗天益，河北正安人，元代医学家。

〔13〕恶人烦冗：意即见人心烦意乱。

〔14〕易之：换之。

〔15〕髌三褙多缝带：髌同棉。用棉布缝制的绷带。

〔16〕翌日：第二天。

〔17〕葱熨：用葱白头捣烂炒热熨灸穴位，冷再换之。

九、腰痛

壬戌岁^{〔1〕}，吏部^{〔2〕}许敬庵公，寓^{〔3〕}灵济宫，患腰痛之甚。同乡董龙山公推^{〔4〕}予视之。诊其脉，尺部沉数有力。然男子尺脉固宜沉实，但带数有力，是湿热所致，有余之疾也。医作不足治之，则非矣。性畏针，遂以手指于肾俞穴行补泻之法^{〔5〕}，痛稍减；空心再与除湿行气之剂，一服而安。公曰：“手法代针，已觉痛减，何乃再服渗利之药乎？”予曰：“针能祛病，公性畏针，故不得已，而用手指之法，岂能驱除其病根，不过暂减其痛而已。若欲全可^{〔6〕}，须针肾俞穴，今既不针，是用渗利之剂也。岂不闻前贤云：腰乃肾之府，一身之大关节。脉沉数者，多是湿热壅滞，须宜渗利之，不可用补剂。”今人不分虚实，一概误用，多致缠缠，疼痛不休。大抵喜补恶攻，人之恒情^{〔7〕}也。邪湿去而新血生，此非攻中有补存焉者乎？”

《针灸大成》

一老人腰脚痛，不能步行。令灸关元三百壮，更服金液丹，强壮如前。

《扁鹊心书》

舍弟腰痛出入甚艰，予用火针：微微频刺肾俞，行履⁽⁸⁾如故。

《针灸资生经》

大理⁽⁹⁾大卿患风，腰脚不随，不得跪起，针上髎、环跳、阳陵泉、巨虚、下廉、阳辅即起行。

《针灸资生经》

有妇人久病而腰甚痛，腰眼忌灸，医以针置火中令热，缪刺痛处，初不深入，即而痛止。

《针灸资生经》

许知可因淮南大水，忽腹中如水吼，调治得愈，自此腰痛不可屈伸。思之，此必肾经感水气而得，乃灸肾俞三七壮，服麋茸丸愈。予谓腰痛不可屈伸，灸肾俞自效，不服麋茸丸亦可。

《针灸资生经》

〔注释〕

〔1〕壬戌：嘉靖四十一年（公元1562年）。

〔2〕吏部：是明代官署名。

〔3〕寓：此为寄居之意。

〔4〕推：此作“推荐”讲。

〔5〕以手指于肾俞穴行补泻之法，是指代针行补泻之法。

〔6〕全可：疾病痊愈。

〔7〕恒情：即常情。

〔8〕行履：行走。

〔9〕大理：官府名。

十、消渴

一人频饮水而渴不止。余曰：“君病是消渴也，乃脾肺气虚，非内热也。”其人曰：“前服凉药六剂，热虽退而渴不止，觉胸胁气痞而喘。”余曰：“前证止伤脾肺，因凉药复损元气，故不能健运，而水停心下也。”急灸关元、气海各三百壮，服四神丹。六十日，津液复生。方书皆作三焦猛热，下以凉药，杀人甚于刀剑。慎之。

《扁鹊心书》

十一、多汗

一人每日四、五遍出汗，灸关元穴亦不止。乃房事后饮冷伤脾气。复灸左命关百壮而愈。

《扁鹊心书》

窦材〔1〕治一人，额上时时汗出，乃肾气虚也。阳明热则额上出汗，常人多有此症，未可即断为肾虚也。凡病虚实，无不对待，未可执一，不治则成瘵。先灸脐下百壮，服金液丹而愈。

《续名医类案》

〔注释〕

〔1〕窦材：绍兴人，宋代医学家，官武翼郎，著有《扁鹊心书》三卷。

十二、呃逆

壬申〔1〕岁，行人虞绍东翁，患膈气〔2〕之疾，形体羸瘦，药饵难愈。召视之，六脉沉涩，须取臆中，以调和其膈；再

取气海，以保养其源，而元气充实，脉息自盛矣。后择时针上穴，行六阴之数，下穴行九阳之数，各灸七壮，遂全愈。今任扬州府太守。庚辰过扬，复睹形体丰厚。

《针灸大成》

陈良甫^{〔3〕}治许主簿痢疾呃逆不止，诸药无效，灸期门穴，不三壮而愈。

《续名医类案》

娄东，吴大令^{〔4〕}梅顿先生弟也。因设酬劳之宴，劳倦愈甚。其夕，神昏肢倦，俄而发呃。沈^{〔5〕}曰：劳复发呃，当施温补无疑，虚气上逆，其势方张，恐汤药未能即降，须艾炷佐之为妙。一友于期门穴一壮即缓，三壮全除。调补而瘳。

《续名医类案》

一人得伤寒证，七日热退而呃大作。举家徬徨。虞^{〔6〕}诊其脉，皆沉细无力，人倦甚。以补中益气汤大剂加姜、附，一日三帖，兼灸气海、乳根，当日呃止，脉亦充而平安。

《古今医案按》

〔注释〕

〔1〕壬申，隆庆六年（公元1572年）。

〔2〕膈气：为肝郁气滞，胸闷气短之症。

〔3〕陈良甫：陈自明，字良甫，临川人，宋代医学家。

〔4〕大令：知县。官名。

〔5〕沈：沈明生。

〔6〕虞：虞博，字天民，自号花溪恒德老人，明代医学家。

十三、脾胃之疾

甲戌^{〔1〕}岁，观政田春野公乃翁，患脾胃之疾，养病天坛，

至敝宅〔2〕数里，春野公每请必亲至，竭力尽孝，予感其诚，不惮〔3〕其远，出朝必趋视。告曰：“脾胃乃一身之根蒂，五行之成基，万物之父母，安可不由其至健至顺哉？苟不至健至顺，则沉痾之咎〔4〕必致矣。然公之疾，非一朝所致，但脾喜甘燥，而恶苦湿，药热则消于肌肉，药寒则减于饮食，医治久不获当，莫若早灸中脘、食仓〔5〕穴。”忻然从之，每穴各灸九壮，更针行九阳之数，疮发渐愈。春野公今任兵科给事中，乃翁、乃弟俱登科而盛壮。

《针灸大成》

有老妇人患反胃，饮食至晚即吐出，见其气绕脐而转。予为点水分、气海并夹脐边两穴，即归；只灸水分、气海即愈。

《针灸资生经》

一人慵懒，饮食即卧，致宿食结于中焦，不能饮食，四肢倦。令灸中脘五十壮，服分气丸〔6〕、丁香丸〔7〕即愈。

《扁鹊心书》

一人年十五，因大忧大恼却转脾虚，庸医用五苓散〔8〕及青皮、枳壳等药，遂致饮食不进，胸中作闷。余令灸命关二百壮，饮食渐进。灸关元五百壮，服姜附汤一二剂、金液丹二斤方愈。

《扁鹊心书》

〔注释〕

〔1〕甲戌：万历二年（公元1574年）。

〔2〕敝宅：对自己住宅的谦称。

〔3〕惮：此作畏惧讲。

〔4〕咎：作灾、灾殃讲。

〔5〕食仓：经外奇穴。中脘穴两旁各三寸是穴。

〔6〕分气丸：黑丑四两，青皮、陈皮、干姜、肉桂各

一两制成。

〔7〕丁香丸：丁香、乌梅肉、青皮、肉桂、三棱各二两，巴豆一两制成。

〔8〕五苓散：猪苓十八铢，泽泻一两六铢，白术十八铢，茯苓十八铢，桂枝五钱。为末。

十四、痢疾

罗谦甫治廉台王千户〔1〕，年四十五，领兵镇涟水，此地卑湿〔2〕。因劳役过度、饮食失节，至秋深，疟痢并作，月余不愈，饮食全减，形羸瘦，仲冬舆疾归〔3〕。罗诊脉弦细而微，如蛛丝。身体沉重、手足寒逆、时复麻痹、皮肤痲疥，如痲风〔4〕之状，无力以动。心腹痞满，呕逆不止，皆寒湿为病。久淹〔5〕，真气衰弱，形气不足。《针经》云：“阴阳皆不足也，针所不为，灸之所宜。”《内经》曰：“损者益之，劳者温之。”《十剂》云：“补可去弱。”先以理中汤加附子温养脾胃、散寒湿，湿可去脱；养脏汤加附子固肠胃、止泻痢。仍灸诸穴以并除之。经云：“府会太仓。”即中脘也。先灸五七壮，以温养脾胃之气，进美饮食。次灸气海百壮，生发元气，滋荣百脉，充实肌肉。复灸足三里，胃之合也，三七壮，引阳气下交阴分，亦助胃气。后灸阳辅二七壮，接续阳气，令足胫温暖，散清湿之邪。月余，病气去，神完如初。

《名医类案》

戊寅 6) 冬，张相公长孙，患泻痢半载，诸药不效。相公命予治之，曰：“昔翰林时，患肚腹之疾，不能饮食，诸药不效，灸中脘、章门即饮食，其针灸之神如此。今长孙患泻痢，不能进食，可针灸乎？”予对曰：“泻痢日久，体貌已变

须元气稍复，择日针灸可也”。华岑公子云：“事已危笃矣，望即治之，不俟再择日期。”即针灸中脘、章门，果能饮食。

《针灸大成》

一人病休息痢，余令灸命关二百壮，病愈。二日变注下，一时五七次。令服霹雳汤〔7〕二服，立止。后四肢浮肿，乃脾虚欲成水胀也。又灸关元二百壮，服金液丹十两，一月而愈。

《扁鹊心书》

立斋〔8〕治一患痢者，用涩药，环跳穴作痛；又用苍术、黄柏、柴胡、青皮、生姜十余剂少可；更刺委中出黑血而愈。

《续名医类案》

一人病休息痢已半年，元气将脱，六脉将绝，十分危笃。余为灸命关三百壮、关元三百壮。六脉已平，痢已止。两肋刺痛，再服草神丹〔9〕、霹雳汤方愈。一月后，大便二日一次矣。

《扁鹊心书》

浦汪郑义宗患滞下〔10〕昏仆，目上视，溲注〔11〕，汗泄，脉大。此阴虚阳暴绝，得之病后酒色。丹溪〔12〕为灸气海渐苏，服人参膏数斤愈。

《针灸聚英》

〔注释〕

〔1〕千户：官名。

〔2〕卑湿：湿气甚盛。

〔3〕仲冬与疾归：仲冬：农历十一月古称仲冬。与疾归：带病而归。

〔4〕痲风、痲风病。